



2.

群師護持藝術幼苗

黃光男初中畢業後保送省立屏東師範學校普通科，遇見另一位恩師白雪痕。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發到高雄市鼎金國民學校（今高雄市鼎金國民小學）任教；1966年入藝專美術科國畫組，受金勤伯、傅狷夫、陳敬輝、陳丹誠等名師教導，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他在高雄《臺灣新聞報》文化服務中心舉辦首次個展，後返回母校屏師服務，獲得「南部展」首獎。1977年於省立高雄師範學院（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就讀，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高雄市文藝獎章、教育部社教獎章。後考入臺師大美術系研究所，受業於林玉山、黃君璧，以論文《宋代花鳥畫風格之研究》取得碩士學位。



[本頁圖]

1964年8月，黃光男擔任鼎金國
校教師時獲畢業生致贈感謝錦
旗，右起：陳福成、陳明賜、許
隆華、黃光男、校長毛宗恒、陳
振輝、李春生、張仙得。

[左頁圖]

黃光男，〈清趣〉（局部），1968，
彩墨、紙，181×88cm。

屏東師範·再度啟蒙

初中畢業十七歲，黃光男保送至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普通科就讀，而且在前一年還當選了當年度的高雄縣優秀青年。

師範、師專是培養臺灣美術青年的搖籃之一，從日本時代的臺北師範學校就有了這個系統。戰後，這個體制仍然扮演關鍵角色，持續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臺灣藝術青年。臺灣總督府屏東師範學校創立於1940年（昭和15年），是臺灣九所師範學校中最南方的學校，經兩度改名隸屬臺南分校，於1946年始為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首任校長是張效良，在1965年改制專科學校後仍擔任校長一職，直到1972年始由陳漢強接任（至1980年）。這兩位校長對黃光男在藝專畢業後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影響，容後再述。1987年屏東師專隨九所師專改制為省立師範學院，1991年升格為國立，2005年改制教育大學，2014年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為屏東大學（屬民生校區），屏東師範體制自此乃走入歷史，「木瓜園」（校徽）不復存在。

和其他師範的美術師資結構類似，省立屏東師範學校同樣也來了福建的鄭乃垞（上海美專，1911-2005）、廣東的池振周（上海美專，1909-1978）、山東的白雪痕（原名白順常，新華藝專，1919-1972）及周豐

就讀屏師時，黃光男（左3）曾擔任口琴社社長，攝於口琴演奏會。



凱（北平師大，？-2014）、河北的王爾昌（北平師大，1919-2005），加上「日系」的楊造化（1916-2007）。黃光男在恩師蔣青融提攜之後又遇見另一位恩師白雪痕。

有「青」龍、「白」虎護持，不發「光」都很難（「ㄋㄤ ㄋㄤ ㄋㄤ」）——這句話，正好就嵌入三位師生的名字：蔣青

融、白雪痕、黃光男。

黃光男曾語重心長地說：「我何其幸運，自小就被二位美術老師啟蒙，在藝術領域裡有了良好的園地供我成長，且得到他們的物質與精神的支助，尤其重要的是對繪畫藝術的理想……。」在五二級（畢業年，即1963年）「鴻雁班」（班名）裡的學習，白雪痕老師給學生們最根本而正確的為人師表與藝術生活的觀念。第一堂課開宗明義：除了「板



書」（在黑板寫字），把美術技能學上手，以便能在教學時隨時隨地畫上幾筆（即「板畫」，在黑板上畫畫），可大大促進小朋友的學習與理解。同時，把美育讀通，提升教學工作品質並滋益心靈。事實上，他給學生的座右銘就是：真、善、美。

白老師關心同學，總是給予正能量。一開始，黃光男憑藉初中跟著蔣青融學上幾筆，便自以為是，愛耍帥。但沒能代表班上參加鉛筆畫比賽，頗為失望。老師勉勵他要有耐心、踏實，天才不是一天造成的，是慢慢磨練出來的。結果，他以遞補身分竟意外獲得第一名。其實是「意內」，意料之內，因為白老師善誘：「用心創作把握整體的統一性，使結構完善，畫面便能充滿力量！」

好的老師總是善於傳道授業解惑。另一位教西畫的池振周老師畫得厚重，黃光男向白老師請益，老師說：「厚重有二層意義，第一層是畫面的層

【左圖】
白雪痕老師的畢業勉語。

【右圖】
白雪痕，〈紫霞雲帳〉，1961，彩墨、紙，90×40cm。

次多樣；第二層則是畫家自我風格的表現。」義理何其之深刻？這個提點直到藝專學習時，黃光男才漸有體悟。

至於多才多藝，又會編導戲劇又會音樂的白雪痕老師本人的繪畫風格如何？不論是水墨或水彩，都強調眼見為憑的真實感受。水墨亦水彩、水彩亦水墨，相互入畫。有一次在屏東公園寫生，學生看到他「中西合璧」的不透明水彩畫法，學生詢問是國畫還是西畫，他妙趣回：「是畫！」順勢教育學生：

繪畫藝術是視覺藝術，……力求平衡、統一與主體性的視焦，重要的是表現出繪畫對象與自己情思想像的契合。我畫這張畫只是一次示範，更重要的是畫質與畫境是否表現出來！

誠哉斯言。白雪痕的花鳥及山水畫布局規矩謹嚴、書法工整雅致；水彩亦然，但筆法則更輕快、光影表現跳躍活潑。若說黃光男的水墨帶有水彩感，應該有白老師的影響。

好老師也不藏私。白老師知道他跟過蔣青融，評價蔣的藝術是：「畫作與學養更在一般畫家之上。」更要黃光男持續向蔣老師請益。他也介紹優秀的學長當黃光男的榜樣：何文杞、蔡水林、王秀雄、陳朝平、陳瑞福、張文卿、陳國展、高業榮、徐自風、藍奉忠。這些都是傑出的屏師校友，也大多受到白老師的啟發：

- 何文杞（1931-），1950年畢，1956年師大美術系畢，1960年創立翠光畫會。擅長水彩、油畫，任臺灣現代水彩畫協會會長，獲日本白亞美展特別優秀獎，國內外個展超過六十多次。
- 蔡水林（1932-2015），1950年畢業，初高中美術科教師檢定及格，曾短暫入楊英風工作室實習。擅長雕塑、水彩、油畫，個展十來次，獲文化部文馨獎。
- 傅金生（1929-），1950年畢，專長西畫，翠光畫會創會會員、屏東縣美術協會成員，參展第3屆全省水彩畫家聯展（1961）。
- 王秀雄（1931-），1952年畢，1959年師大美術系畢，後東京教育大學藝術博士班肄業。專長為藝術教育、藝術批評、美術史。獲教育部首

屆藝術教育貢獻獎、臺灣文化獎。

- 陳朝平（1933-），1952年畢，美國密蘇里大學藝術教育博士，擅長水墨。
- 陳瑞福（1935-），1954年畢，擅長油畫，特別是海港主題。獲中華民國油畫學會金爵獎等。
- 張文卿（1936-1977），1956年畢，擅長水墨。
- 陳國展（1937-），1956年畢，擅長銅版畫、水彩、油畫，個展數十次，省展首獎連續三年，獲永久免審查榮譽及多項獎項。
- 鄭新民（1934-），1958年畢、臺北師專畢，獲全國教師書法獎、臺灣省公教人員書法獎，亦是臺灣最年輕的政治受難者。
- 高業榮（1939-2018），1959年畢，1965年藝專美術科畢業後回母校任教，研究原住民文化藝術，發現萬山岩雕，專長油畫。
- 徐自風（1940-），1960年畢，擔任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術協會理事，個展數次。擅長水彩，獲「南部展」壽山獅子會長獎。
- 藍奉忠（1942-2013），1960年畢，1967年師大美術系畢業後回母校任教，曾組五陵六逸畫會，專長水墨。



1960年，第1屆「翠光畫會」會員合影。第一排右起為白雪痕、汪乃文、張效良、羅伯平。圖片來源：何文杞提供。

- 鄭傑麟，1962年畢；顏逢郎、呂金雄、蘇金松，1963年畢；呂聰允、黃朝民（黃岡），1965年畢。

黃光男和呂金雄、顏逢郎是「鴻雁班繪畫三劍客」，在白老師的諄諄教誨下分別在兒童美術、西畫及水墨畫各有一片天。1963年屏東縣寫生比賽，顏逢郎獲得第一名、黃光男第三名。另一位同班同學為蘇金松。同年，黃光男、呂金雄、蘇金松三人入選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畫特展；甚至，四人還一起入選「世界學生美展」、「全省學生美展」、「南部七縣市美展」。1974年，四位回校服務的校友陳朝平、高業榮、藍奉忠、黃光男於屏東介壽圖書館舉辦聯展，是一場緣分的聚會。

在校成績如何？當然是美術最為突出。黃光男三年學期下來總平均93.8分，而且有五次是95分，勞作平均88.8分。國文也頗為優秀，平均超過90分，但國語平均就沒超過80分，可能是「臺灣國語」之故。鄉下小孩，「ㄅㄛ、」（射）鳥仔、「考」試（khó-tshì）的兩個「考」字發音傻傻分不清，實在不能苛責。優良表現紀錄都集中在美術方面：壁報製作、《屏師青年》校刊編輯、漫畫比賽、參加韓國第3屆「世界學生美展」、代表學校參加世界、全國、全省美術比賽、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畫比賽第五名……。

[左圖]

就讀屏師時，黃光男與呂金雄、顏逢郎、蘇金松參觀「海天藝苑」畫展，前排右起顏逢郎、董英明、黃光男、呂金雄，後排右起蘇金松、徐自風、蔣青融、楊作福。

[右圖]

黃光男屏師畢業照，攝於1963年。





1962年，黃光男（後排中）與同學林草星（後排右1）、吳慶芳（後排左1）至屏東仁愛國小實習，右一為仁愛國小教師邱淑越。

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過世後還是師，就要持續鞭策愛徒，實在是「服務有效期無限」。白雪痕老師臨終時（1972）交代也是在母校服務的高業榮轉述「遺言」要黃光男回屏師服務。一開始接觸探聽不果，乃就此作罷。竟然在夢中被恩師叫喚：「黃光男，你為何不回屏師？」更奇特的是，隔日一早到屏師拜訪張效良校長，竟然獲得聘用的答覆！難怪黃光男有感而發：

如此這般神奇。白老師，我該如何效法您愛護學生的精神呢？在您離開我們四十五年之後，記得您的慈容，您的偉大，以及您傳達教育的使命，校友們都明白尊師重道，良師興國的道理……。

至於白老師如何在冥冥中「運作」，至今還是個謎。

總之，一位美術老師沒能在藝術表現上有所成就，卻能育化一群南部鄉下學子們日後發光發熱，持續美育理想，也夠資格稱得上是一位偉大的藝術教育者，其貢獻不下於一位偉大的藝術家。

藝專之門・三度加持

黃光男的幸運是每個階段都有好老師「接棒」教誨，好像是「教學團隊」默契，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將這位學生培育成大材。

師範學校畢業後，黃光男被分發到高雄市鼎金國校任教，三年後（1966）考上藝專美術科，一開始本想選雕塑組，還是在二年級選了自己擅長的國畫組。窮人家金榜題名算是光耀門楣，山上的家裡放鞭炮，記者問母親如何教育子弟，淡回：「叫他作工不肯，硬愛讀書。」不是很贊成。雖然貧窮，他回憶：「『我要當畫家』的那股欲望是如此強烈，無法抵擋。」

1955年國立藝術學校成立，一開始只有話劇、中國國劇、美術印刷三科，可以想見和當時的文化政治政策有所呼應。1960年藝校改制為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簡稱藝專（大陸也有「國立藝專」，是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於1938年和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合併，1993年成為中國美術學院，兩者發展軌跡不同，其實不應混為一談。國立臺灣藝術專科

【左圖】

自屏師畢業後，黃光男（左）曾擔任高雄市鼎金國民學校教師三年，右為同事黃志達。

【右圖】

藝專時期，黃光男在板橋林家花園寫生。





黃光男（左1）擔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時期與藝術前輩們合照，左二起：李奇茂、金勤伯、林玉山、傅狷夫、張德文。

學校以「臺灣藝專」稱之應較為妥適，也有所區隔）；1962年增設美術科，下分國畫、西畫、雕塑三組；1994年改制國立臺灣藝術學院，美術科更名為美術學系；2001年升格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簡稱臺藝大；隔年國畫組獨立為書畫藝術學系。

藝專時期師資人才濟濟，黃光男可是親眼見證這些前輩的風采：李梅樹（藝專時期1964-1972）、李澤藩（藝術學校時期1956年起兼任）、傅狷夫（藝專時期1962-1972）、洪瑞麟（藝專時期1960-1966）、姚一葦（藝術學校時期約1957-1980）、施翠峰（藝專時期1962-1970）、藝術解剖學及素描課教授劉焜（藝術學校時期1957-1993）、金石派花鳥畫家陳丹誠（1919-2009）主任等。還有一位金勤伯（1911-1998），最早在師大美術系，後來赴美回臺後就在藝專任課。除此之外，理論家凌嵩郎（1933-1997，擔任校長期間1987-1998）、色彩學家林書堯（1931-？）、雕塑家楊英風（1926-1997）、花鳥畫家林賢靜（1912-？）與胡克敏（1909-1991）、水墨家李奇茂（1925-2019）與孫雲生（1918-2000）、三位書法篆刻家傅宗堯（1906-1997）、譚興萍（1931-？）及張龍文（著有《中華書史概述》）、油畫家廖德政（1920-2015）、膠彩畫家陳敬輝（1911-1968）、盧雲生（1913-1968）等，都曾經是黃光男的創作或理論老師（正課或旁聽），簡直是「藝術大隊」，雖然尚未到族繁不及備載的地步。

所謂「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每每追憶諸師，黃光男總是滿懷感恩。憶起了金勤伯：

他在校二年的教導，奠定了藝專學生們國畫創作的基礎，而課堂進行則在雋永談話中衍生更多文化教養的故事。

2000年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時期，收到家屬捐贈近三百件作品，有感而發：

老師的畫作美妙傳神，無論渲染設色、構圖布局均別出心裁，加上他生物學科的背景，對於物象的觀察和表現兼具了理性和科學觀點。尤其是他後半生奉獻美術教育，當代著名花鳥畫家不乏出自其門下，對於臺灣工筆花鳥畫壇深具影響力。

談到「心香室」主人傅狷夫老師：

他以鍥而不捨勉學子，以貴乎自然自勵，以浪跡藝壇為志業，並以身作則，傳播中國繪畫的再生力量，塑造臺灣風格之水墨新境。

2005年，黃光男拜訪傅狷夫在美國舊金山的家，前為傅狷夫老師與師母席德芳，後右為傅狷夫兒子傅勵生。圖片來源：藝術家雜誌社提供。

1989年，黃光男擔任北美館館長期間曾為傅老師舉辦八十回顧展，並親自撰寫〈浪跡藝壇一覺翁：試論傅狷夫書畫〉，顯示對老師藝術造詣的

心領神會。他的畫室「竹泉堂」還是傅師於1983年所題賜的。另外一位，總是挑戰學生思考的劉煜老師：

經過三年的授課時間，因他的春風吹拂，使我們備感溫馨，言談與行動的界限趨於相似。真是個美好的教與學的環境，可以在藝術大家庭中激發出更大的創作動能。

以及那位老強調「emphasize」（指特殊的表現）和「研究」的老師陳敬輝：



我在他短短近半學年的素描課程中，醉心於美學的實踐原來如此美妙，甚至有看不見的一道心靈美感的光芒在照亮。

要強調重點、看動態變化，才能掌握繪畫的精神！

回顧以金石花鳥聞名的陳丹誠：

在兩年的密集教學及身歷藝壇的遇合中，我們有更多的學習，並追隨他明志致遠、知行合一的理念，在大寫意花鳥畫力求進步。

這些點點滴滴的回憶，四十六年後仍然清晰地印記在〈藝術家的家臺藝大60周年慶〉這篇文章裡。

藝術前輩均有鮮明而成熟的風格，但他們也鼓勵後輩開創新意，又要在史論與技法上踏實磨練，絕不能有一絲僥倖或躁進。這些各式各樣的典範擺在前面，讓黃光男有跡可循，一步一腳印地跟循著，來日自然嶄露頭角。1967年臺北國際婦女協會主辦第6屆美術比賽，黃光男獲得花鳥組第三名；1971年參加第15屆「南部展」，獲壽山國際獅子會獎。在校時則和李春祈、吳進生、蘇瑞鵬組織了「大觀藝友」切磋畫藝。

藝專三年的成績如何？兩年主修的國畫分數節節上升：87分、90分、92分、93分。美學、書法、素描都有90分，篆刻稍低有85分。歷史方面也頗有興趣，中國近代史平均94.5分、西洋美術史平均88分、中國美術史平均87.5分、透視學92分、解剖學87分。唯獨色彩學65分，因為忘了交作業。1969年畢業時更以第一名成績（總平均87.44分）完成這段藝術驚奇之旅。留校作品〈水仙聯屏〉，四張

1969年，國立藝專畢業，父親與母親（左2、3）特地北上參加畢業典禮，右一為黃光男，右二為女友郭秋燕，當時就讀廣電科日間部第1屆一年級，左一為同學陳幸男。





1970年，黃光男為女友郭秋燕素描。

全開宣紙合起來有276公分寬、134公分高，活像山水畫規模。這件以寫生為基礎的作品，兩對喜鵲或飛或立，回望儀態自然。石頭散聚，盛開的水仙花群分布周圍，錯落有致。皴染得體，濃淡線條頗為怡然隨興，大量的空間布白甚具韻律感，文人花鳥的雅致之神情隱然可感。這麼簡單的主題及描繪能撐得起這麼大片的空間，單純中有變化，險中而能求穩，顯見筆墨已臻於一定功力。雖然細看波紋、葉片尚有一些不篤定之處，但已有大家雛型。

接下來，他到高雄壽山中學任教兩年，期間不斷參與展覽：隨成立近十年的墨林藝苑在臺北中山堂展出，以及第2屆「方井美展」於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展出（包括王國和、王淳義、奚淞、梁美

娜、許禮憲、許鎮山、楊平猷、葉劉金雄、劉洋哲、鄭茂正）。

黃光男的藝術學習積極而聰明，生活上還是跟以前一樣單純憨直。跟交往的女朋友（也就是現在的太太）約定「聖誕夜」要出去看電影。12月24日晚上，女方現身男生宿舍問他：「你不是說聖誕夜要出去？」男方傻回：「明天啊，聖誕節晚上，聖誕夜。」除了翻白眼之外，只能苦笑。1971年兩人成家，育有二「鳥」，因為「光男」——他偶爾開自己玩笑說，黃光男「光生男的」，無傷大雅的打趣。臺灣俗語有「娶某前，生子後」的說法，果然白雪痕「托夢成真」，1972年2月黃光男返回母校屏師擔任助教，這一路下去就是十三年。



【右頁上圖】
黃光男，〈山村即景〉，1970，
墨、紙本，尺寸未詳。

【右頁下圖】
黃光男，〈水仙聯屏〉
（留校畢業作品），1968，
紙本設色，134.1×276cm，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
館典藏。



蓄勢・待發

功夫學成總是要在武林闖蕩闖蕩。黃光男蓄勢待發，一刻不得閒。1971年首次個展在高雄新聞報畫廊舉行，一篇1973年的報導評論為：「以新的觀念融合了國畫的傳統精神，遠離了一貫的臨摹風氣，在意境上脫俗的表現，淨化了所謂現代國畫的原理。」一開始就被如此評價，風格走向頗為鮮明。鄭茂正也有類似的觀察：

黃光男以國畫為主，擷取西畫之長融入國畫的軌跡中，形成一種入世恬靜的田園風格，畫面上勤勞的村夫與村婦樸實無華，怡然自樂。（採自〈第3屆方井美展記後〉，《雄獅美術》35期，1974.1。）

但是，也可以看出這種中西融合的企圖在水墨的表現尚未臻於成熟，因此有類似王淳義的評論：「顯示為突破國畫形式障礙的實驗，困擾仍可見。」然而，實驗及嘗試突破的精神是可貴的，是他一輩子不輟

黃光男1970年代的水墨作品。





黃光男，〈腳聲〉，
1977，彩墨、紙，
45×69cm。

的課題。其實早在師範時期，他就曾掙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特別是「對於逸筆草草無以純熟，而以塊面為主的水彩畫亦多有缺失」的困惑而向蔣青融老師討教，得到的回覆很簡單明瞭：業精於勤。

聯展、比賽不斷，似乎有「練兵」的意味，實力逐漸展現：第1屆大專院校教授素描展、方井美展、屏師四師展、第7屆全國美展、南部美術協會展、第6屆藝專校友美展、墨林藝苑聯展、現代水墨畫家聯展、十二人水墨聯展、大觀藝友聯展、藝專教授聯展、乙卯畫會展、全省巡迴畫展、文興畫會、現代繪畫聯展、南部美術協會第二十八周年會員展、高雄市畫家聯展、高市青年聯合美展、億載畫會國畫展……，1974年獲南部展首獎（與屏師學長張文卿同獲）、1975年藝專傑出校友推薦。屏師男生宿舍光華樓入口大廳懸掛著四張233公分高、90公分寬的〈春〉、〈夏〉、〈秋〉、〈冬〉（P42）四連屏鉅作，顯示他的花鳥功力已臻於成熟大氣。

除了持續耕耘畫筆，他也開始動筆評論，陳瑞福、羅振賢、薛清茂、鄭善禧、陳森政、王南雄、蘇峰男……都是書寫的對象。他觀察到位，情



感真摯，用字遣詞精確且頗具內省批判力。在一篇為陳瑞福而寫的文章裡，也可視為是他創作上的省察和對藝術的看法：

他的作品有著「常中之變」和「變中之常」。在他的繪畫世界裡，「常」是肯定民族的恆久，「變」則為時代的新生、境界的營養劑。保有「常心」與「常力」是他作畫的特色，故其境界能呈現「生生不息」的滋長。（採自〈寫在陳瑞福個展前〉，《雄獅美術》91期，1978.9。）

好個「常」與「變」，這不就是他自身創作的寫照？耕耘終有了收穫，他獲得中國文藝協會第20屆「文藝獎」，年底隨即於臺灣省立博物館展出六十件作品，博得「青年畫家」之美

[左頁左圖]

黃光男，〈夏〉，1977，紙本設色，233×90cm。

[左頁右圖]

黃光男，〈冬〉，1977，紙本設色，233×90cm。

[左圖]

1979年，黃光男於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行個展。

[右圖]

黃光男，〈生命的軌跡〉，1978，紙本設色，尺寸未詳。



黃光男，〈安居圖〉，1979，
彩墨、紙，186.5×94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左圖〕

黃光男，〈貝影一〉，
1978，彩墨、紙本，
尺寸未詳。

〔右圖〕

黃光男，〈貝影二〉，
1978，彩墨、紙本，
尺寸未詳。

譽。當時報紙的報導內容頗為特別，提到他的個性和創作理路的關係：

他不斷汲取古人畫作精神，融合西畫基礎，由於他個性爽朗，在年輕一輩畫家中，是表現得最快樂、安逸的一位。

他首度以筆名「石坡」評價自己，是一篇極為重要的創作自述：

在南臺灣或許有人知道他的創作風格，然而他的作畫過程與理想則鮮為人知。他說：「繪畫是心中的事。」因此他的畫隨著生活時空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表現，是心性的渲洩、精神的寄托。他又說：「真正的傳統是具有畫家個人主觀情思的創作，並非形式上的模仿。」……黃光男早年側重各家筆法、墨法的學習與領會，對八大、石濤等名家的畫尤其潛心研究，因此他的畫多少仍有文人畫的影子；但自小在農村長大的他，更需要活生生的景物做為創作的題材。這種創作的需要隨著畫齡的增長而更趨強烈。近期他更在畫面上探索人生哲理，這可以從他一幅〈貝殼之戀〉看出來。（採自《雄獅美術月刊》106期，1979.12）

長子出生後他開始蒐集貝殼。他從貝殼思索生命的意義，人死後留下的是否如貝殼般美麗？入古出新，從生活、思想中發展自己的創作面貌，是他的藝術願景，清楚而堅決。特別是形式與表現些許朝向抽象化，若對照他晚近的作品，的確有相互呼應的線索。傳統水墨題材也見出個人在視覺經營上的特質。毋怪乎當時的記者陳長華評述：「構圖新穎，秀逸的筆意，具有中國文人畫的風格。」

導師：黃光男先生



息尚存
書要讀
五兩同學存念
黃光男



【左圖】

1983年，黃光男擔任屏師教師期間給72級學生的畢業留言。

【右圖】

1981年，黃光男（右）自高師院國文系畢業，接受薛光祖院長頒獎。

南臺灣的畫家們都叫黃光男「水牛」，表示他勤奮刻苦的性格。真的，為了追求學識，自1977年起，他利用晚上時間到省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進修（1981年畢業），以加強國學素養。這對他的藝事而言的確如虎添翼。蔣青融老師要他在學問上下功夫，他的確也身體力行。由於國學素養及詩文能力的提升，他的題款逐漸由簡單的紀年簽名再添加上自擬的詩詞，更具文人品味。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南部「藝」見領袖

除了在藝評園地發表藝術意見，活躍的黃光男也是南臺灣的意見領袖。意見、「藝」見，在他身上是一體兩面的，越來越無分軒輊。許多人很驚訝他文藝雙棲的質量產力，從這裡看，其實是有軌跡可循的。

同時，家事、國事、天下事都關心，他也常常提出各種文化看法。特別是在1982年擔任高雄市中國書畫學會第3屆理事長及大專教師這兩個角色，逐漸成為公眾人物，更具有發言權與行動上的影響力，名聲逐

漸高漲，甚至有「向以敢言著稱」來形容他常跟市政府「作對」，其實是坦言、直言、諫言。

後起之秀如蘇慶田、黃欽湘、蔡玉祥、蘇連陣、洪廣煜等都受到他的啟蒙。他擔任女性教師國畫研習班指導、青年自強活動高雄市寫生隊及兒童寫生比賽的評審，還有各式美術演講、座談會的主講人。他更熱心參與高雄市戶外藝術活動，如救國團高雄市寫生隊；「戶外藝術再出發」活動，則換他上場揮毫；「送愛心到煤山」，他也共襄盛舉；「人體畫聯展」引起爭議時，黃光男前來解圍：迷者自迷，毋需困擾；和名家姚夢谷共同主持講座；國畫名家黃君璧到高雄現場揮毫則在旁解說。和藝術不相干的也有報導，有些過於「火紅」：7月他愛說「7」，因為「吾愛吾妻」。

一次，高雄市府欲擬定戶外藝術輔導要點。黃光男受訪時認為，藝術最可貴的地方是在於結合生活，而主辦單位應該站在「生活藝術」的角度，不要以太專業的視角看待。凡事總要有個規則，執行上才不致脫軌，他建議應成立專責輔導機構。他甚至親自帶領會員考取戶外藝術

1983年，黃光男（前排中）與擔任導師之屏師畢業班學生於校園合影，前排右二為本書作者廖新田。



活動證。又，1983年，張大千〈廬山圖〉在中正文化中心展出，他也認為有助於提升地方藝術水準，是「環境教育」的意義。另外，關於美術老師參與社會的議題，他則勸進雙方，一方面政府應尊重，而另一方面期許藝術工作者屏除私見。他批評高雄市前鎮魚市場的「海上大餐」有如放煙火，不如踏實扎根美術推廣，但讚賞國畫家們在百貨公司櫥窗揮筆的巧思，與生活結合。關於中正文化中心附近的高架水塔，他認為甚

黃光男，〈夜思〉，1981，
彩墨、紙，66×68.2cm。



具現代感，應好好保存整理環境，成為地方指標。省立美術館選館長之際，黃光男表示應有計畫培養人才。高雄市立美術館擬建在萬壽山，他表示要注意環境風化問題——他認為地點選擇要有文化象徵，環境宜單純，土地取得便利，氣候適中與交通便利。為了讓高雄市立美術館案起死回生，他則熱心奔走，和民意代表溝通。他也是美術館籌劃小組的評審委員，提供專業意見給高雄市政府。

黃光男，〈望情〉，1981，
彩墨、紙，66×68.2cm。



以上這些較為公共性的看法其實就是文化行政的認知與實踐，和後來的文化領導工作相互呼應、不謀而合。很多人以為他後來走上文化行政領袖的路，是意料之外，其實，他已經逐漸在南部醞釀一些藝術管理知能，早已「超前布署」，並非白紙一張。

1982年是黃光男「藝」氣風發的一年。除了擔任高雄市中國書畫學會理事長，獲得了第1屆「高雄市文藝獎章」之外，他更考上臺師大美術系研究所。藝術進修更上層樓，也將親炙更多藝術名師。

在師大跟隨大師

臺師大前身是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臺北高校），戰後1945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旋即於隔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勞作圖畫專修科（四年制）在第二年創立（1947），是臺灣戰後最早設立的美術專門科系，因為十年之後，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才成立（1957，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文化大學美術系則設立於1963年，更晚一些。勞作圖畫專修科只運作了一屆，隔年1948年就更

黃光男，〈岩〉，1983，
彩墨、紙，72×14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名為藝術系（1967年改名為美術系），首任系主任莫大元。1949年7月起由黃君璧（1898-1991）擔任系主任，並歷經1967年由省立升格為國立，直到1969年才由袁樞真接任。

前前後後，師範大學美術系「師」才濟濟，教學成員有溥心畬（在校期間1949-1963）、廖繼春（在校期間1947-1973）、林玉山（在校期間1951-1977）、陳慧坤（在校期間1947-1977）、黃榮燦（在校期間1948-1951）、馬白水（在校期間1949-1974）、陳承藩、施翠峰（在校期間1955-1962），鄭善禧（在校期間1977-1991）等。

師大美術系碩士班在三十五年後才成立（1981），比1962年的文化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藝術學門晚了二十年。想像一下，數十年下來，累積這麼多師大校友及藝術青壯輩，想進修的人一定很多，入學考想必非常激烈，能考上的也一定要非常有實力。三專畢業的黃光男更必須先「繞道」取得大學學位才能報考（因此就讀高師院國文系），以非師大校友在職身分考上碩士班，應該比其他大學畢業同好較為辛苦才是。他在近一百五十位的考生中脫穎而出，成為第2屆師大美術研究所的研究生。

已經舉辦過十次以上個展、出版三本畫冊及一本研究論文，甫獲「高雄市文藝獎章」、且剛接任高雄市中國書畫學會理事長，又是屏東師範學校老師，算是如日中天。雖是南臺灣「一方之霸」，黃光男仍求知若渴，毫無驕滿之情。在《近代美術大師的講堂》一書，他提到林玉山、黃君璧、李霖燦的風采，感恩之心與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他和「臺展三少年」林玉山教授的緣分，早在進入師大受業之前就有接觸。有一次，藝專時期的黃光男曾經將自己的畫〈吉祥安居圖〉送往文墨軒裱褙準備參展。取件時，老闆拿一張便條紙給他，說是林玉山教授的好意提醒：「若你是那一隻鳥，牠能夠站立嗎？多看看多研究牠



黃光男（右）就讀師大美術所時期，與老師王秀雄合影。

的生態。」命運安排如此巧妙，這張紙條其實約定了未來兩人的師生關係。研究所修課期間，黃光男每週兩小時「親炙師澤」。林老師在創作動機、構思布局、情境營造、人格思想、寫生觀察、技法磨練等各層次耳提面命，讓當學生的眼界大開、「藝識」提高許多。

想起「白雲堂」主人黃君璧，更是讓學藝青年有不虛此行之感。不過，在還沒認識到他之前，已從屏東師範學校白雪痕老師所提供的山水畫教學錄影帶見識到這位「藝壇宗師」的魅力。一口廣東腔的黃君璧教授學養淵博，收藏更是豐富。他信手拈來，入古出今，彷彿是一部活的中國藝術史大辭典。研究所的授課很特別，他要求學生每週「植樹」——鉛筆速寫三棵樹，就它們的生態、組合加以點評。他沒因為學識過人而持著食古不化的心態，強調寫生與心境的契合。雖然貴為大師，政壇及名人從學者眾，他仍然保有夫子的傳承熱情與文人的謙謙風範，樂於與年輕學生分享。黃光男於1987年出版《黃君璧繪畫風格與其影響》，顯示對這位大師的崇高敬意。

到故宮聽李霖燦的中國繪畫課，讓南部來的黃光男有春風化雨、仰之彌

〔左圖〕
黃君璧1951年的作品
〈秋日山林〉。

〔右圖〕
1984年黃光男（左）
就讀臺師大美術研究所
時，與黃君璧老師合
影。



高的感受。上任北美館館長之際，再度向他請益。老師鼓勵再三：

博物館工作是人類最美好的工作，一則可以閱讀典藏品的內容，並可整理出主題各異的張力，提供大眾學習或休閒的機會，它的成效有如傳教士對民眾施恩的喜悅。

這一路指引下來就是二十三年三個月，後來的兩個博物館工作中，都印證與實踐了這段話的精神與價值。

研究所成績如何？「國畫創作研究」、「專家畫研究」都是他的強項，都有90分之譜。1985年，黃光男以論文《宋代花鳥畫風格之研究》取得碩士學位（86分），指導教授是「林英貴」，也就是林玉山。

師範、藝專、高師院、臺師大一路下來，他的學習拼圖即將大功告成，但非終點，還有最高學歷博士學位尚未「達陣」。此外，等待在他前面的，是另一段驚奇之旅，「藝」發不可收拾！（此語出自洪孟啟部長對藝術發展司的雙關評語，「一發」、「藝發」同音。）



1990年代黃光男（前排右2）擔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與館內同仁及顧問合影。前排右起：劉天課、黃光男、李霖燦、林玉山、楊三郎、蘇瑞屏、梁秀中、凌嵩郎，二排右一何浩天、右三張德文、左二李奇茂、左三王秀雄。